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姜椿芳文集

第四卷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brary

姜椿芳文集

第四卷

译文一 中短篇小说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编委会）

主任：贾高建

副主任：俞可平 魏海生 陈和平 柴方国 杨金海

委员：崔友平 沈红文 杨雪冬 季正聚 何增科

赖海榕 鄒卫东 张文成 刘明清

《姜椿芳文集》顾问委员会

衣俊卿 韦建桦 俞可平 王学东 宋书声 顾锦屏

《姜椿芳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杨金海

副主编: 薛晓源 邢艳琦 谭 洁(常务) 姜妮娜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杜永明 岑 红 张文成 金常政 姜 廷

姜抗生 姜其煌 姜林红 姜战生 姜路娜

姜解生 姚以恩 郑卫东 贾宇琰 黄鸿森

曹荣湘 韩慧强

参加本卷编辑出版工作的有

李小燕 王丽华 韩继海

丛书编务统筹

李小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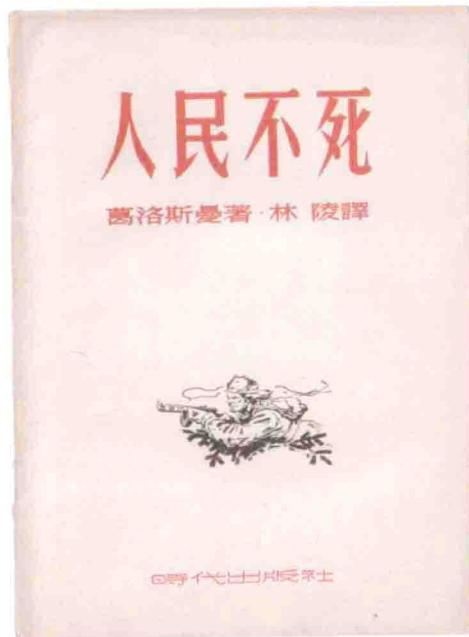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草坪上矗立着的姜椿芳年轻时代的铜像

A.托爾斯泰著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林陵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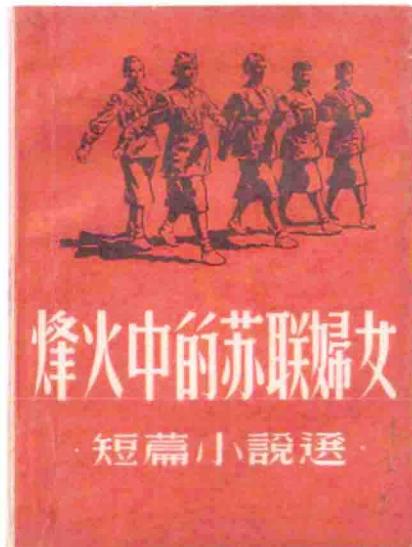
姜椿芳翻译的 A. 托尔斯泰著短篇小说《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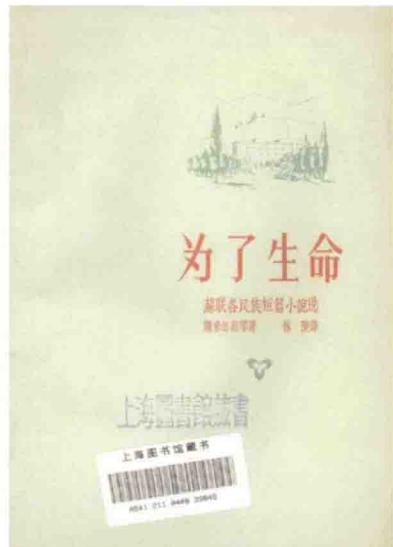
姜椿芳翻译的葛洛斯曼著《人民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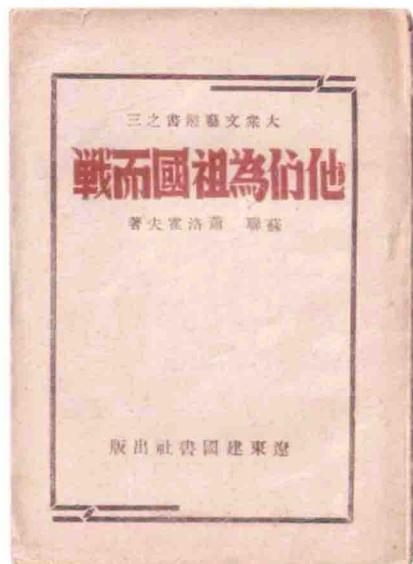
姜椿芳翻译的铁霍诺夫著《苏维埃人群像》



姜椿芳翻译的短篇小说选《烽火中的苏联妇女》



姜椿芳翻译的杰米尔昌著《为了生命》



姜椿芳翻译的肖洛霍夫著《他们为祖国而战》

出版说明

姜椿芳同志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总编辑,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首任校长,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姜椿芳一生著作等身,创作时间跨度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涉及领域广泛,涉及语种丰富,散见于各类报刊、图书,从未系统整理出版过。今年是姜椿芳诞辰100周年,为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姜椿芳的创作和翻译成就,我们对这些著译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这套《姜椿芳文集》。

《姜椿芳文集》共约480万字。汇辑姜椿芳已发表、出版的著译及部分未刊手稿,按照收录作品的专题和体裁,分为十卷。除第十卷按内容编排外,其他九卷按作品发表时间编排,原来未发表的作品按写作时间编排。第一卷至第六卷为翻译作品部分,主要收录姜椿芳自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翻译的诗歌和歌词75篇、戏剧29部、中短篇小说38篇、文艺杂论48篇、政论时评45篇。第七卷至第十卷为著述部分,其中第七卷至第九卷主要收录姜椿芳自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创作的政论性杂文121篇,电影和戏剧评论、翻译理论与创作杂谈、书文序言等89篇,怀念、忆旧类随笔79篇;第十卷“百科全书工作”,收录姜椿芳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书的论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学科卷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辑要、亲笔撰写的百科条目、媒体对他的采访文章以及姜椿芳日志(1978~1987)。我们精选了最有代表性的照片80幅置于各卷卷首。

在文集整理编辑过程中,大致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 一、所收作品,凡多次印行者皆选用相对出版晚近、内容较为完备的底本,或经过作者修订的新本。作品原属繁体字者,一律改为简体字。
- 二、所收作品,尽量保持原貌,只对个别异体字及标点进行技术性规范处

理,对明显的笔误进行更正,各卷之间也不作硬性统一;保存原印本所附有关资料,举凡“译后记”、“附注”等,概不作删除。

三、对于作者的习惯性用字,我们给予最大程度的尊重。但对一些常见词语如“那末”和“那么”、“刺戟”和“刺激”等同义词语,均统一为后者。

四、除《姜椿芳同志生平》、《姜椿芳年表》、《姜椿芳日志》等及正文文章出处外,正文所有数字均统一使用汉字表示。

五、姜椿芳作品跨越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个别外文译名(包括人名、地名、作品名、作品中文学形象名)前后出现变化,或者与通用译名不一致。为保存作品原貌,除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契诃夫、果戈理等在内的前后译法不统一的重要译名作了统一处理之外,其他译名均未加改动,在全书书末附录“译名对照表”(包括本文集译名和通用译名),以备读者查阅。

六、原作者和译者所作的批注、译注,整理时全部保留;文中注释,除俄文版原注、作者注、译者注外,凡本书编者所加注释,均标明“编者注”。

七、为方便读者查阅,在每篇文章末尾注明文章原始出处和刊载日期、曾收入作品出处和日期,以及姜椿芳当时所署笔名。

2011 年,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的鼎力支持下,这套书稿成功申报 2012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共中央编译局对此项目高度重视,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基础上,给予了相应的资金支持,并将这套书纳入“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规划。中央编译出版社为这套书的立项和编辑出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搜集、整理、编辑姜椿芳同志数百万言的著译成果,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姜椿芳同志的子女苦心孤诣,细心整理,倾力配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学术界、出版界的许多同仁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尽管我们在编辑工作中尽心竭力,但由于编辑时间紧张,编辑学养和经验有限,难免有疏漏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姜椿芳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 年 6 月 30 日



目录

代理人	1
一瓶牛奶	5
上海——罪恶的都市	10
他们为祖国而战	78
军舰的孀妇	108
西伐斯托波尔人	119
筏上的人	142
决斗	149
新人	151
母亲	154
老军人	158
姑娘	161
会见	165
狮子的脚爪	168
家庭	172
苹果树	175
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	178
今日之特里埃斯特	217
马加尔·朱德拉	225
在一九一九年	237

宾呼斯·莫佳的伞	243
格里哥尔	252
支票	258
有钱的“同志”	262
现成的纪事	265
老妇米尼皮克的悲哀	268
柱子……柱子上挂根绳子	287
母亲	294
第二号房间	307
上绞刑架	323
人民不死	327
为了生命	450
密奴斯之死	471
两个女子	487
秘密	496
小小说	507
书	514
房客	525

代 理 人^①

罗什·韦塞尔

当门铃响时，罗别尔·毕协还把信拿在手里，并且迟钝地把它读到第二十遍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开门，便宣布说：“她走了。”

然后他又突然不信任地问道：“这事你知道吗？”

他的岳母张大了眼睛：“决不会有事情！”

他把信递过去：“你看。”

她很快便读完了，并且哭起来了。

“她竟至于这样对待你！”

他还没有恢复原状，回答道：“可不是！你不是也看见了吗……”

于是他们走进厨房。在厨房里，她脱下了帽子，把视线投射到熄火停炊的灶头上，堆在凹处的碗盏上，并且一句话也不说，把袖子卷了起来。

她点着瓦斯，把水倒在小锅里，肯定地说：“我知道，我是一向站在你那一方的。她真配不上像你这样的人。但是无论如何，我却不能料到这一步，她一定是发疯了。”

他把两手插在裤袋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方步。他们一直沉默着，直到她把盘子端到桌子上的时候。她给他盛了汤。

他们面对面地坐着，慢慢地吃着。她吃了不多点，停下来，手握着汤匙：

^① 罗什·韦塞尔是法国著名文学奖金“龙吉尔奖金”（一九三四年）的获得者。他的名著有长篇小说《柯南船长》。新著有长篇《拖船》。前、后者都是描写水手生活的。写人与自然的斗争。此外还有《海上的火警》，也是这样的题材。韦塞尓除作长篇小说外，也时常写法国水手和小资产阶级心理的长篇小说，这里的《代理人》便是其中一篇。——译者注

“我不相信，她就这样走了。我知道她，她愚笨得不得，气性发作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出。但是她不久就会悔悟的。”

他转过头去，歪了嘴：“既然要回来，那就不要跟了别人走啊……让她回来试试看！我要把她像狗似的撵出去。”

她几乎狂叫似的：“啊！我完全赞同你！”

整个晚上他们用两个声音责骂那变节的女人。夫妻相骂时，罗别尔总有岳母坚决的援助。她总认为自己的女儿不对。那天晚上她说：“你不要以为，我就这样把你独自留下不管啊。对于所发生的事，我也有一点错呢。”

他以疲乏的感激，同意了。第二天，他从银行里回来的时候，看见满屋子干净得发亮，桌上也铺了新漆布，他感到了一种不安的安慰，西蒙娜最近几月中，太把他教会吃急促预备出来的、时常不好吃的午餐了，他把岳母预备的小菜，认为是诱人开胃的。

月底，岳母说，他所给她的钱，还有余剩的。他又惊又喜。但是想到自己的义务，他说，使她无家可归，他的良心上过不去。她叫他不要说这样的话，她耸一耸肩说道：“其他不说，使你在家不如意还不够吗？即使你独自留下来，应当丝毫也不用怜惜。”

有一天晚上，当他在前间脱大衣的时候，她手拿抹布走出来：“我告诉你啊，”她郑重其事地说：“她跟了他很不幸。这事我方才才从鲁蕾夫人那里得悉，她是在雷纳遇见他们的。但是她还是迷恋于酒店。她弄得连鞋子都没有了，他们住在亭子间里，她改变到那个地步，甚至连鲁蕾夫人都认不得她了，当她把这事讲给我听了之后，我是这样的满意，宛如有人送了我一千法郎，世界上究竟还有公平啊！”……

罗别尔几乎被这种无情骚动了，但是吃饭的时候，岳母仍旧固执地把昨天和今天平行地比较着：

“她也觉出不同来了！她在这里一切都有，衣服穿得像公主似的。你随便什么都不拒绝她的，一切重活都是你做，她甚至连地板都从来没有擦过。在那里，她可是连修指甲都不行了！”

安慰，使罗别尔软弱了。自尊心已经不在灵魂的深处扰乱他了。因为他所远远追逐的那个困苦情形的变节的女人已经消失。他又发胖了。有一次早晨，岳母逗留在市场上，手拎着一只筐子，碰见他同女打字员从办公室出来，她微笑着：远远地向他摇着头。

“你和她一同走的姑娘，是鲁瓦尔吧？真可惜，这样可爱的姑娘却和那个轻薄汉别尔多勾搭起来了。并且这也是枉然的，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娶她做妻。她不过是他的玩物罢了。”

罗别尔耸耸肩：“如果因为他们有时一同走路，这并不就是……”

“走路，这本来倒没有什么，只是她却老跑到他跟前去……别尔多在一家店铺的楼上租了一个房间，那姑娘几乎每天晚上在那里和他会面。真是可惜，因为她是这样可爱，这样美好……”

下一个礼拜六，西蒙娜的母亲递一封浅粉红色信封给他：“她写来的！”

他读了，但是他是这样要紧打开信封，他把信的上半截都扯破了。他的妻子请求饶恕，并且答应，以后不再那样了，但是是孩子似的，用叮咛的口吻。……他读完了，一句话也没有说，把信纸递给岳母。她很快地阅读了这两张信纸。用掩饰得不好的轻蔑：“啊，信也来了！”她喊叫着。

然后她透口气过来：“她这么不要脸，她甚至于不打算承认，她生活得怎么不好，关于回来的话，也一句不写。她很知道，人在等候着她……我倒要写封回信给她！我早就想把一切都告诉她了！”

由于怕表现出软弱无能的个性，他也不劝她写封委婉的、能使过错的人回来的信。岳母的残忍开始很骚动地刺激他，他是一个没有意志而充满矛盾的人。现在，当妻子出走之后已经过了相当长久的时间，他愿意忘了妻子，如果西蒙娜的母亲不一天到晚提起关于她的回忆，他本来是可以忘记的。她是用这样的压力与努力去对待他，不给他复原创伤，每分钟让他想起出走的那女人，不许他迷恋别人。

她终于发觉了，这些经常的回忆很刺激罗别尔，便责骂他的冷淡：

“如果不是我在这里，”她说，“你已经放她回来了！”

他不好意思地耸一下肩：“我只要听见说到她，结果好像我随时随地都看见她。”

他没有注意到灰色眼睛里的庄严的光辉，岳母正经地说：“你明明知道，我向你说起她，只是为了要你不要怜惜她啊。”

过了几天，她一听见钥匙放进锁里的时候，便跑到走廊里：“她来了！”

他的呼吸都转不过来了，他只能说出：“哎呀！”

“是的……我在停车处刚一看见她的时候，我便握住她的手，说：‘这里用不着你。你的丈夫永远不宽恕你。我也不要你这放荡的女儿。你从哪里来，便

回到哪里去吧。’”

他狠狠地喊了出来：“你就让我来决定我自己的事情吧！”

她叹了一口气：“你难道预备收留她回来吗？如果是的，那么你就说出来吧。如果她再住到这里来，我便走了！并且不是明天走，而是现在就走！”

他疯狂地把帽子用劲挂在钩子上，几乎把帽顶都截破了！

“那很好！你走吧！我不强拉住你！”

她高喊一声，走出门去：“她今天晚上回来，你的美人！你可以对她说，我把地位让出来给她了……这就算对于爱护你三个月的人的感激……”

当关门声在黑暗中响起的时候，他笑了：

“现在我明白了：她在这里生活得很好，这老牛！她不肯失去地盘。”

在黑暗的街角，有一个影子和墙壁分开来：“嗳，妈妈，怎样了？”

声音是抖动的，断断续续的。

老妇人把双手伸过去：“你可以回去了，小宝贝……”

原载《大晚报》1938年7月23—25日

署名：侯飞

一 瓶 牛 奶^①

A. 马尔茨

“然后我钻进车棚里去……”

“忘了。”

“什么？不，我一点也没有忘记。”

“不，忘了，”他说。“你怎么这样的呢？”

男孩子撮紧眉头。他还很小，不满十岁。他的瘦削的小脸，几乎冻得发蓝了。他眨着眼，竭力驱逐睡魔。

“你不是说过，你愿意帮助妹妹吗？”

“我是愿意的。”

“不，你不愿意，你在随便想着什么，却不想那桩事情。这样是一无所成的。到这里来。”

他粗暴地抓住男孩子的手，把他拖到门跟前。

“你把口袋忘记了！最重要的忘记了。你既然把口袋忘记，我哪能再信任你呢？”

“爸爸，我没有忘记，”男孩子说。“因为口袋已经放在我身上的口袋里了！我不知道，你是问的那口袋。”

“你把一切按着次序说出来，我要知道，你是否记得。把口袋摸出来。把它拿好了。”

孩子从口袋里摸出一只褶皱的纸袋。他把它吹鼓了，弄弄好。

^① 这是美国小说家马尔茨的一篇名著，苏联《真理报》先由伏洛齐娜雅节译刊载，这里是根据俄文节译篇转译的。——译者注